

文化漫笔

话说拜年

周振国

拜年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俗，是人们过农历年时辞旧迎新、互致祝愿的一种方式。关于“拜年”，有一种传说，腊月三十晚上，有一种叫“夕”的猛兽要出来伤人，专门对付“夕”的“年”，就和人们一起放鞭炮赶走“夕”。于是，“除夕”之后，人们为了感谢“年”，便有了“拜年”。

旧时拜年，主要是晚辈拜健在的长辈，包括向长辈磕头鞠躬、问安祝福等，幼辈未成年的，拜过之后，长辈还要给压岁钱。同辈亲友互拜，主要是为联络情感、增进友谊、恭贺新禧。有的地方也有拜祖先和逝去的长辈的。拜年时间一般为初一至初五。如果过年那几天安排不开，可拜早年，喝了腊八粥就可以走亲访友；也可拜晚年，即正月初五以后，十五之前，民间有谚：有心拜年十五不晚。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个拜晚年的段子，说：“没出正月就还是年，在给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晚年幸福！”

我国拜年之风，秦汉已有。至南北朝时期，“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，以辟山臊恶鬼。长幼悉正衣冠，以次拜贺”（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）。唐代时，春节已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得益于手工造纸的发达，文人雅士间已玩起了“拜年帖”。“拜年帖”即贺年卡的雏形。到宋代，士大夫用拜年帖互相祝贺已成为一种习俗。宋人周辉在《清波杂志》中说：“宋元祐年间，新年贺节，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。”这里的“名刺”，即“拜年帖”。明代之后，大户人家特设“门簿”，以记录往来客人，存放“名片”即“名刺”，“门簿”的首页多虚拟“亲到者”四人，分别是：寿百龄老太爷，富有余老翁，贵无极大人，福照临老翁，以图个吉利。大约从清朝起，拜年又添“团拜”的形式，光绪年间的《点石斋画报》中，便有清朝官府新年团拜图。再往后，开始有了印刷的贺年片。

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那段时间，贺年卡拜年成风，以至满天“片子飞”。因“片子”太耗木材，为少伐树木，保护生态，也为了反对年春节奢靡浪费之风，“片子拜年”被逐渐禁止，“片子”也逐渐淡出。

如今，人们利用网络通信或社交平台拜年已成为时尚。前些年短信独领风骚，现在是微信笑傲江湖，且美图、动图信手拈来，不过瘾的还可来段微信视频，内容丰富多样，形式新颖别致，互动便捷高效。而微信红包也增添了几分年味，块儿八毛的，大家抢着玩儿，倒也其乐融融。特别是微信、短信拜年造成扎堆现象，成一盛景。除夕下午到新年钟声敲响这段时间，可谓全民拜年时，好像整个中国都在玩手机，都沉浸在拜年乐中。不过呢，微信拜年不要紧，也要兼顾着帮老人准备准备年夜饭，或者陪老人、孩子乐和乐和。当然，离开网络，各地还有各地的讲究，各地还有各地的故事，各地也有各地的精彩；而如今的春节团拜，乃拜年盛况，文明喜庆，欢乐祥和。

中国人拜年，拜的是“和合”文化，拜的是华夏文明，拜的是家国情怀，拜的是美好愿望，拜的是共同理想。

三

自从李德林提出离婚后，徐亚男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过的是一种在针尖上行走的日子。

徐亚男有她自己的委屈。原来只是侍候老的，怎么侍候都行。现在把老的发走了，她也该喘口气了吧。可她不光要侍候男人，还要看护小的。俗话说：母子连心。生了儿子后，她就是堂堂正正的副省长夫人了。既然是正牌的省长夫人，她当然要跟过去不一样了。

相对来说，在她眼里，孩子肯定是第一位的。她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孩子身上了。是啊，孩子太小，整日里哭哭闹闹的，不是发烧就是感冒……这些，就够她心烦了。自然就顾不上再去给他烙小油馍、做酸汤面叶儿、熬小米粥、变着样儿改善生活了。虽说男人好这一口，可男人在外边出席各种宴会，什么没吃过？再说，她也是在顾不过来呀。没想到，男人说变心就变心。从男人看她的眼神儿里，她发现危机正在一日迫近。

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，她的感觉变得异常敏锐。比如，门突然响了一下，厨房里碗碎了一个，卫生间里的马桶“哗啦”一声，都会让她心惊肉跳！一旦看见小保姆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她眼都黑了。说：“你踩坏了？也逼我死呢。”

小保姆已换过两个了。又新来一个，还是看见她就慌，就好像她眼里藏着一把别人的刀子。小保姆刚来的时候，她让她叫她“徐阿姨”。后来又觉得把她喊“老”了。又让改口叫她“徐姐”。“徐姐”叫了没几日，又觉得把她叫“低”了，再次让她改口称她为“徐老师”（她徐亚男现在是“农科大”图书馆挂名的资料员，也算是教育界人士了，有何不可？）。小保姆发现，这个“徐老师”有点神经质，怪怪的。她走路一阵风，喜怒无常，常常是穿着睡衣，突然就出现在她面前，说：“你慌张个啥？”小保姆很委屈地说：“阿姨，我没慌。”

徐亚男眼一瞪，说：“叫我啥？”小保姆赶忙说：“徐、徐老师，我真没慌。”

徐亚男说：“还敢说瞎话。没慌？半夜踹出来几趟。还穿件红褂子，想狐狸谁呢？”小保姆很委屈，说：“我那褂子小了，只能贴身穿……我，真是拉肚子。”徐亚男说：“翠嘴，还敢翠嘴？又偷吃啥了？你以为我眼瞎呀，在厨房那会儿，你跟老头嘀咕啥呢？”小保姆说：“我是想、想给爷爷（徐亚男命令小保姆称李德林‘爷爷’）说说我兄弟考大学的事……”徐亚男说：“你为啥不给我说？记住，以后有啥事跟我说。”过一会儿，徐亚男突然又变一脸儿，从屋里拿出一块布料，说：“给，拿去吧。这可是块好料子，做件衣服。只要跟我一心，我啥事都会帮你。”

每次，只要李德林一进门，“出溜”一下，徐亚男就躲到里屋去了。她躲进里屋，拉开门后，拉一个小缝儿，先是悄悄地观察他一会儿，看他脸色有什么变化，尔后再漫不经心地走出来。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人与自然

山药依阑蔓叶长

苏 溪

（六品武官）。两块匾额被旧报纸封在穿堂屋门板的后面，得以保存至今。

秦氏家族在清乾隆年间靠种植四大怀药（怀山药、怀地黄、怀牛膝和怀菊花）及贸易往来而发迹，后兼营棉纺产品，由此积累起雄厚的家业。当时的“文元裕”在河南开封、山西晋城、陕西潼关、西安甚至北京都设有分号，红极一时。

这两块秦氏匾额的发现，对研究怀商，乃至豫商文化都极具重要价值。博大精深的“怀商”文化，在明清时期实力雄厚，在全国各地广修会所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。也正是这些来自豫北黄河边的“怀商”和“怀邦”，敢于叫板当时名震遐迩的“晋商”和“徽商”，创造了豫商文化的一个高峰。

温县地处豫北，属黄河、沁河冲积平原。这是一座天然粮仓，所生产的四大怀药更是久负盛名，其中垆土地的铁棍山药是极品贡品，名满天下。因其有补中益气等诸多药用价值，功效堪比人参，所以素有“怀参”美誉。

山药原名薯蓣，史书上有许多相关记载。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·薯蓣》中说：“薯蓣生于山者名山药，秦楚之间名玉延。”无论是薯蓣还是玉延，都充满了书卷气。据说是为避宋英宗（名曙），唐太宗（名曷），而改为山药，这一改反倒突出了其药用价值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说：“土地所出，真伪新陈……”特别强调了区分药材产地的

重要性。古怀庆府出产的怀山药是全国之最，垆土铁棍山药则是极品中的极品。正所谓“诸药所生，皆有境界”，“一方土地出一方药也”。换言之，是一方土地造就了其果实的品质，而贴有地域标签的果实又使一方土地声名远播。

山药系藤本植物。芒种时是山药地最繁忙的季节。山药苗兀自生长，摇动着嫩绿的叶芽嬉戏在阳光下，根系却穿透深厚的土层，怀着大无畏精神向着地心猛扎下去。茁壮成长的藤蔓不断地延伸，像牵牛花、绿萝那样相互交错，簇拥着爬上藤架，层叠盘错，远望去，一顶顶绿色的棚屋，首尾相接，逶迤而去，在天际与蓝天连成一片。

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元代画家王冕的《山药》诗来：“山药依阑出，分披受夏凉。叶连黄独瘦，蔓引绿萝长。”陆游也曾诗中写道：“秋夜渐长饥作祟，一杯山药进琼浆。”人们对山药的追捧和信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秋天的大地尽显富饶，山药藤架上开满耀眼的白花，在风中像羽毛般飘飘。“白雪覆青绿，花开似有声。”玉花散尽时，地下的茎块开始膨大，而地上的藤蔓叶腋间却生出许多珠芽，玉圆珠明，像一双双喜出望外的小眼睛。学名“零余子”的山药豆，也叫山药蛋。山药和山药豆是同一植物的孪生兄弟，前者生长在地下，后者生长在地面，它们具有同等的药用价值，且药食同源，

雪香酥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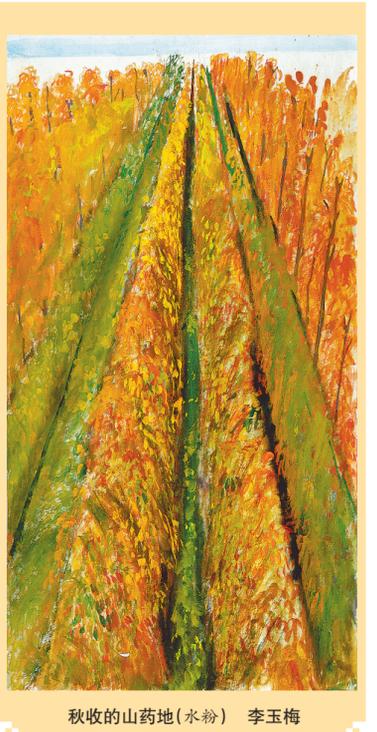
霜降时节，当山药在泥土地里生长二百个日夜后，它的茎叶开始泛黄发红了，呈现出血染的风采。秋风翩然而至，一架一架如同油画般绚烂的山药藤蔓完成了使命。它们怀着诉不尽的乡愁，向土地表达着深深的眷恋和敬意。

大自然经过秋收暴动，带来的是成熟和收获的希望。蕴蓄在地层下的山药根茎已经发育成熟，它们膨胀着身体，准备迎接收获的检验。农人们欢欣鼓舞地享受劳动带来的喜悦，同时也饱尝劳作之辛苦。

种植山药对土地有极高要求，“一年种七年收”，土地要休养六年后才能再使用。否则的话，山药会因为土壤中富集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流失而药性衰减。一切美好皆不易，背后往往隐藏着顽强的力量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只有适者才是强者，是最绚丽的智慧，是最值得骄傲的荣耀。



可聆听本文朗读版



秋收的山药地(水粉) 李玉梅

那年那月

听音乐的少年

熊元善

我十五六岁时，听音乐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。那时在乡村，录音机还是稀罕物，但向往美好的心灵，早已经插上了五彩的翅膀。

我家门前有一眼池塘，每到夏天，池塘内碧波荡漾，荷花一株株竞相绽放，似觉空气中都弥漫着荷香。池塘前边，是鸟群翩飞、静默着碌碌的打谷场。池塘右边，是无边的田野。碧绿的棉叶间挂着青透的棉桃，层层叠叠，蔓延二三里。

棉田尽头，是邻村的房舍。房舍前立着挺拔伟岸的椿树，树叶罅隙间，安放邻村村委会的高音喇叭。

当夕阳西下、倦鸟归巢时，安放在椿树间的高音喇叭，便有规律地播放起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。

只要歌曲悠然旋起，村里和我相仿年纪的少年，便不约而同聚合到我的打谷场，享受着歌曲带给我们心灵的感动与愉悦！

我们几乎不说话，或托腮坐在碌碡上专注地倾听；或仁立荷塘边，看着缤纷的荷花、悠然翻飞的红蜻蜓，情景相融地视听；或漫步田边小路，让梦的思绪伴着歌曲肆意翔舞。

细碎的夕阳下，歌声引领我们来到《黄土高坡》，让我们触摸到《故乡的云》，歌声还让我们一遍遍憧憬《军营男子汉》，让我们辛劳的乡村生活流动诗意！当歌声在暮色四合的夜色中悄然消隐，我们仍不肯散去，谈论着某某歌星的服饰与发型，谈论着彼此对未来的畅想……

20年后重归故里，与曾经的发小、年少时的伙伴小聚，言谈更多的却是钞票与房子，婚丧嫁娶时人情账的厚与薄，夜晚打麻将某某的输与赢，以及谁谁的牌技令人叹服。而那只安放在记忆里的高音喇叭，那牵动我们年少时怦然心动的曲目，却再也无人提及。

年少时，我们为何痴迷音乐？因为我们清纯似水了无羁绊；我们为何迷恋音乐？因为我们珍惜友谊内心火热；我们为何常常被音乐感动得潸然泪下？因为那时的我们，有一颗驿动着的向往远方的少年心！

如今，当秋霜浸染双鬓，物质越来越充裕时，就算烫上一壶名贵的茶水，躺在闲适的安乐椅上听音乐，却再也找不到年少时那种听音乐的感觉与心境了。

在渐行渐远的行程中，我们慢慢迷失了自己，遗失了少年时柔软的心灵，幻化出的却是一颗蜕变得核桃般坚硬的心。

新书架

《我的创业史》

讲述刘强东的成长创业历程

张莹

本书从刘强东童年时的农村生活写起，到他外出求学创业，其后关店上线进军互联网，带领京东一路披荆斩棘……详细、全面讲述刘强东成长经历及创业历程。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刘强东，使之在竞争残酷的电商领域以后发之势掀起风云、改变格局并成为一代传奇？刘强东个人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价值观为京东注入了独到的力量？刘强东一以贯之的商业逻辑是什么，他对京东的未来如何进行规划？

书中真实、客观地披露了刘强东创业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并对过往几十年的的人生进行了翔实具体的总结与展示，包

括其经营理念和商业价值观。在日企打工还债的那段时期，刘强东“偷学”到了哪些管理的精髓？在中关村做刻录机和碟片生意那么赚钱，为何又力排众议，从线下转战线上？面对公司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，面对外界对京东资金链的质疑，他又是如何成功获得一轮轮融资？公司从十几个人发展到数万人，京东如何做好管理？智能时代呼啸而至，京东如何布局智能时代新战略？翻开此书，你会发现，自己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而又能跨越时间的长河了解一个有血有肉，有着世俗情绪而又兼具枭雄特质的刘强东。

三

那么短，一年三百六十日中的粲然一笑；那么轻，万里尘埃承受不住的冰清玉洁；那么软，飞刀只割去苍茫中的有根累赘。

雪撑开吉祥之伞，纷纷扬扬，从意外处起航，在惊喜中降落，一场魅世的翩跹，恰就这样与我们虔诚的仰望，而遭遇，而对接，而吻合……

瑞雪纷纷，沿着我们清雅的优雅，沿着我们轻盈的足音，沿着我们纯洁的心扉，翩跹而舞，如归家园。雪弄妖娆！这个日子属于雪，雪的浪漫，雪的馥郁，雪的晶莹。如我们久存的良善，一直的纯真……

《易经》：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乃统天。”再曰“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道坤器，乾制坤生，雪与春有之矣。”

大雪呈瑞。如是，这时辰是软的，如你我的心；而你我是美的，如天地的炫；这次第是新的，如六棱的钻；而雪花是幻的，如白昼的梦。

正如如心不止春天，飞雪不止尘寰，阳春不止真言。

大雪帖

范格勃

在最后一次，合春驻。低头抬眉，春，又来了。春就是春，雪就是雪。而雪必拦住初春，“长远树山山白，不辨梅花与柳花”。

没有偶然。只偶然于这里或那里。惊蛰已过，万物梦醒。一声冰破，黄河乘风而起，葳蕤不敢眨眼，七八里桃杏还是当年的红，三五步杨柳依然旧时的翠。

雪，仍不改其白，何况春花，何况春花与天心？却有肉身捧出谏辞，表皮那么好的春天坐在冷落中，让春之雪独占鳌头。春雪关闭视听，只飞自己的翔，只化自己的缘。天下之大，驻眸一地是必然的，一旋即去是必然的，看见看不见雪心，也是必然的。

从此天涯无消息，除非来年春打头。

连载



李德林“噢”一声，就走进书房里去了。李德林一进书房，徐亚男马上跑到衣架前，把李德林穿的西装从衣架上取下来，像警犬一样上下嗅一遍，再把里里外外的衣兜搜查一通……有时，被李德林撞见了，她说：“这衣服该干洗了吧？”

等李德林上卫生间的时候，她就飞快地跑进书房，把李德林的公文包检查一遍。如果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，才安下心来。如果发现了他跟“前窝儿”有联系的蛛丝马迹，那就是一顿大吵大闹。自从李德林嘴里说出“离婚”二字后，徐亚男就有了高度的防范意识，户口本和结婚证她早就藏起来了。有一日，她觉得藏得不牢靠，一天竟然换了三个地方。后来，她干脆拿到了“农科大”的资料室，把户口本和结婚证锁进资料室的保险柜里了。

实际上，两人已分居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李德林一直找理由睡在书房里。从李德林这边来说，这是一次冷战……谁先受不了，谁就失败了。在徐亚男看来，这肯定是“老头”有外心了，他是在故意冷落她。于是，一天深夜，李德林从睡梦中醒来，听见了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声音。这时候他发现，徐亚男披着件睡衣，赤条条地跪在床边，跟前亮着一支小手电，一手拿着指甲剪，一手抓着他的脚指头，正在给他修剪指甲呢。李德林下意识

地想探起身，徐亚男抓住他的一只脚脖子，说：“别动，别动。你一动，剪住肉了。”李德林没好气地说：“都半夜了，你这是干啥？”徐亚男说：“我看你指甲长了，该剪了。”李德林愣愣地望着她，说：“算了。起来吧。别冻着了。”徐亚男也不说话，仍埋头“咔嚓、咔嚓”地剪着，她是真心想把

他给“暖”回来。一直到给李德林剪完了指甲，徐亚男才说：“球球他爸，能不离婚吗？咱好好过日子，不行吗？”在黑夜，她的眼神也是“跪”着的。她两眼泪汪汪的，分明在企求说：球球他爸，只要不离婚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在这这么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李德林心一下子软了。他默默地坐起身来，一只手去床头上摸烟……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去睡吧。”徐亚男眼巴巴地望着她，说：“你不在，我睡不着。”李德林默默地吸着烟，什么也没说。

这时，徐亚男欠身移坐在了这张单人床的床边，突然说：“我再问你一句，能不离婚吗？”就因为徐亚男多问了这一句，李德林那颗原本已有些活络的心又硬了下来。他上了“彩”，还是离了吧。我老了，身上毛病多。你还年轻，离了对你好。你放心吧，孩子……”徐亚男望着他，眼里的火星子一炸一炸的，那剃掉又重新画上的眉毛一时间高了许多，假眉眼下拧成了一道很突兀的棱儿，人像是变了形，看上去十分狰狞。她猛地站起身来，把手里的小剪刀往地上一摔，愤然说：“离。离就离。你准备钱吧。”李德林身子直了一下，说：“多少？”徐亚男知道他拿不出多少钱，张口就说：“一百万！”李德林怔了一下，说：“工资卡在在你手里。你也知道，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。”徐亚男说：“那我不管。一百万，少一分也不行！”说完，像打了胜仗一样，扭头走了。这天夜里，李德林在书房里咳嗽了一夜。